

第八輯 舉例談變讀

廣府音與「廣府字」

王亭之將赴外地閉關四十五日。本來專欄想放棄，然而身邊的晚輩卻建議曰：不如寫一系列文章，談廣府話的讀音，以及指出一些所謂「有音無字」的「廣府字」。

這幾年，有出版人約王亭之寫這類書；於批評一些傳媒傳播錯音時，亦有人說，應該編一本字典。可是王亭之卻實在忙於編譯西藏密宗的經典，加上要編英文版（還可能出德文版），自知年事日老，實在沒有餘力來寫辭書，編字典，因此祇好不作聲。

如今身邊的晚輩建議，在關課之餘，想到什麼就寫什麼，在專欄發表之後，整理一下上網，陸續將資料貯起，說不定就可以成為廣府話的資料。香港的草包教育官與傳媒可以不接受，但至少令香港人於發音之時，對傳統讀音有信心，不致受人誤導。

王亭之今後計劃多閉關，若於關課空罅從事於此，說不定真可以成一本書也。

先談一點聲調

談到字音，要用音韻符號來註。註音有許多套符號，至今未有統一，而且無論那一套註音符號都很複雜，估計一定容易排錯，甚至無法上網，因此，王亭之談廣府話的正音（真正的正音）姑且採取英文音的拼法來示意——稱為「示意」，即是不夠準確。不過多舉幾個詞例，讀者應該可以理解。

除了拼音之外，盡量用同音字。可是這又有聲調上的麻煩。廣府話有九聲，許多時同音字未必同聲調，那就祇能註明是「平上去入」的陰聲，或陽聲。

唱粵曲的人一定理解何謂陰、陽聲，這即是唱曲發聲的「尖沈」。尖為陰聲，沈為陽聲。例如「天、田」，天為尖、為陰；田為沈、為陽。——多舉幾個例：「聲、成」；「蒼、牀」；「貪、談」之類。

至於平上去入，許多人喜歡對聯文學，必然知道。姑舉一例：「江、講、絳、谷」即此四聲。餘可類例。故「天」字，即是陰平聲，相應的陽平聲是「田」。

下來即談一些音、韻、調變讀之例。

「佛」與「浮」

佛。廣府音罰，陽入聲。

佛陀，為梵文 Buddha 的音譯。佛古音 bu，陀古音 dha，讀如現今國語的「不達」，所以依當時的音，可謂譯得很準確。

古代的「浮」，當時亦讀為 bu。因此唐代韻書將佛字音為「浮」。由是「佛陀」便可異譯為「浮圖」。

唐代以後，佛陀二音都產生變化，是故如今「佛」已改讀 bu 為 fu 聲，主要原因是唐代以前無 f 音，所以古音 b、v，在後代才變成 f。

廣府話中保留着這音變的證據。就是「浮」字，廣府話讀為「蒲」（如「浮頭」讀為「蒲頭」）。那就是仍然保存着古音，祇轉讀 b 為 p 音。可是「浮」字許多時卻已轉為 f 音了（如「輕浮」。）

對於古音，廣府話有轉音有不轉音，研究「佛」、「浮」二字即可知其大概。尤其是浮字，即依詞彙而或轉或不轉。所以根據古音來訂定廣府話，即否定了語言的生動與活潑。

花與婦

花。廣府音 fa，陰平聲。

這個字，連幼稚園學生都識讀，談這個字，祇是想指出，依古代韻書來定廣府話的音，不但死板，而且錯誤。

「花」依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正韻》，都讀為譚 (wa [ɪwa])。香港蛋頭奉為天書的《廣韻》，讀為華，並說「花」是華的俗字。

在古音中，譚與華都是 w 音，所以「花」亦必讀為 wa 無疑。可是廣府音卻將 w 變為 f 了。那麼，是否不准廣府人讀「花」音，一定要將之讀為譚或華呢？

還有一個「婦」字，情況與「花」相同。

婦古音「阜」，但卻不是 f 音，而是 b 音，音略如當時的「負」音。這個音後來變 f 音了，所以才有如今「婦」、「阜」的音。二音的明顯分別。

可是廣府音卻有一個詞彙保存着古音。「新婦」音如「心抱」。這詞的來源很古，漢代的家婆稱老婦，媳婦稱新婦。「婦」由 bu 轉音為 pu 「新」又轉音為心，那就說成為心抱了。

玩「正音」的，可能以為「心抱」是俗語，實不知它其實是一個十分古雅的詞，對這類來源古遠的變讀詞語，請問如何「正」它的音？

吃 —— 吃口吃舌

吃，這個字的廣府音，根本不須註音。

但我們卻須知道，廣府音的吃，是h音。而如今的國語，則讀之為ch音。

如果查古代的韻書，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，都讀之「訖」，是g音。——《集韻》又多一個音，「乞」，「吃吃笑」即音為「乞乞笑」。這個音則與如今的國語音相近。

如果承認如今廣府人的發音，那就即是承認古今語音有變化，一承認，何文匯博士就沒理由要姓「韋」的人改音為「圍」、要姓「浦」的人改音為「普」；亦沒有理由弄出這麼多混亂廣府音的怪音。否則即是雙重標準。

所以傳媒以及教科書要用古音，便應該不准吃飯，祇能「訖飯」或者「乞飯」！

不過廣府音生動，他亦在一些詞彙中保存了古音。例如「吃口吃舌」，廣府人即說為：「訖口訖舌」，(亦有轉音為gut口gut舌者)。至於寫成「兀口兀舌」，那是俗書。「口吃」是「吃」的原義。

撚 —— 撚化

撚，廣府音近nin，陰上聲〔nin〕。

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：「輕攏慢撚撥復挑」，即唸這個音。

撚，本來是「以指撚物」的意思，廣府話的「撚住」，「撚實」、「挪撚」、「撚爆個波」，都符合古音古義。

不過，廣府音中又有nun一音〔nen〕。例如「撚化」、「撚手」。這個音，不見於唐宋兩代的韻書，這即是方言的變音。

原來有一些in音，廣府音則轉為ung音，或ang音。

此如「繭」字，廣府音為「揀」(gan陰上聲〔gan〕)，可是依《廣韻》則應讀為kin，那即是同一韻部的音變。

這種音變，又有詞彙性。有些詞彙變讀(如「撚化」、「撚花臣」)，有些則依然讀古音。語言有生命，即在於此。

撈

撈，廣府音有二：一為 lou [l¹ou]，例如「撈錢」，「撈份工」。一為 lau [l¹au]，例如將水中的物件「撈起」。

如果查古代的韻書，撈要讀陽平聲（下平聲），即音勞。所以廣府音第一個音，已經將陽平轉為陰平。從來不會有人說「勞錢」，這是方言聲調的特色。——由此可見，要將「刊」字讀為「看守」的看，即是不尊重方言聲調的變化，那就等如毀滅方言。倘若堅持，便應該同時規定廣府人祇能「勞錢」，不能「撈錢」。否則便是雙重標準。

至於「撈起」的撈，則是中州音的變讀，因為古代中州音，「勞」正是讀為 lau 音。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都如是。這個音，照猜想是北宋時移居廣府的人所發的音，給廣府話吸收了，而且不作變讀，照中州音原庄讀出，可是卻同時保存自己的 lou 音。

這類情形在廣府話中不乏其例，返，「返歸」讀為番，「回返」讀為反，後一個即是原庄中州音也。

不禁 —— 「唔衿」

不禁，這個詞彙的「禁」，《廣韻》、《隻韻》、《韻會》等都讀「居吟切，音金」即是 g 音 (gum [g¹ɐm])。

禁，解為「力所勝也」（耐），不禁，即是力有所不勝（不耐）。廣府語將此義引伸，便成為不耐用之意，所以有口語為「唔衿」。這口語的禁字讀為衿，已經將 g 音轉為 k 音 (kum [k¹ɐm])。

將 g 轉讀為 k 音，是廣府音常見的例。例如「哽」，古音讀為 g 音的「梗」，可是廣府音「哽骨」、「哽口水」，則讀為 k 音。此正與「禁」讀為「衿」同例。

如果明白這音變的規律，就不會將「構」、「購」讀為 g 音，復古為「救」。這兩個字，《廣韻》的確是 g 音，但廣府話亦變之為 k 音，若不許廣府音有音變的話，那麼，「唔衿」便要同時改為「唔金」。廣府人真不甘心！（所以何博士教授才博到認為「禁」要讀「金」，並以此教授生徒。）

古代講夠兆頭，若有「妖音」出現，是為不祥。如今「救造」、「救買」不斷出現，難怪香港要人打救。

糾 —— 應讀為斗

糾。廣府音有二：一音矯、一音斗。

談禁、哽、購、構等字時，已經談及廣府音將 g 變 k 音的例子，現在所談的糾字，亦屬 g 音的音變。

《集韻》糾字，音矯，與廣府音「糾正」的發音相同。是故讀此詞為「九正」是讀別字。

將糾讀為「九」，是根據《廣韻》。意為「糾纏」。這是 g 音。廣府音則變讀為 d 音，那就即是「斗」音（如糾紛、糾察）。

昔年王力先生提出，將糾讀為斗，可能是因為俗書糾為「糾」，由是致誤（後來黃錫凌即沿用此說，於是影響到何文匯）。王亭之當年即曾寫信跟王力先生提出，恐怕是先有「斗」音，然後才有這俗寫。王力先生認為合理，可是，他卻一時想不起有將 g 變讀為 d 音的例子。王亭之大膽，即舉「杠」字為例。

杠，古韻書皆讀為「江」，是 g 音。可是廣府音卻讀 d 音，音當。例如「橫杠」，音「橫當」，即是受力的橫木。王先生表示認可（不過信中尚涉及另一些音韻學上的討論，於此不便涉及）。

莖 —— 不讀為「亨」

莖，廣府音「敬」，陰去聲。

此字讀敬，一向無有異說。廣州有過一任市長，名李揚敬，當時老百姓即作為笑談，稱之為「賓X市長」。可見此字在廣府音，必讀為敬無疑（「賓X」即是「陽莖」）。

此字《廣韻》音「戶耕切」，可讀為「亨」。與「鶯」、「丁」、「嚶」、「鸚」、「櫻」同居一部（下平十三耕）。

然則廣府音為什麼讀為「敬」呢？

原來這屬於音變，許多 ung 韻 [ɐŋ] 的字，廣府音都轉讀為 ing 韻 [iŋ]。所以丁不讀 dung，而讀為 ding；嚶、鸚、櫻都不讀 yung，而讀為 ying。

莖字一樣，由 hung 轉讀為 ging，是即為「敬」。然而這字不但韻變，且有音變，由 h 變為 g，同時聲調亦變，由陽平變為陰去聲。

這種音、韻、聲調都變的例子，實在不多，但我們至少要承認 ung 應變為 ing，否則鸚鵡便變成「鶯鵡」、櫻花則是「鶯花」。——至於音聲之轉讀，這一部韻牽涉問題甚多，於此無法細談。讀者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讀趙元任的粵音調查報告。

伏匿匿，伏伊人

伏，廣府音有二：一讀如服，一讀如僕。

《廣韻》亦有這兩個音。前者讀「扶富切」，音服（用國音讀之即合），去聲；後者列入「屋韻」，入聲，讀如 buok [-buk]，即僕音。

這兩個音，「僕」音保存於廣府音中，而且還保存了古義。《廣韻》說：「伏，匿藏也，伺也。」如今我們說「伏匿匿」（音為僕籬籬，籬音為 lei [l^hei]），那就應該是很古老的說法了。

至於匿字，廣府音已轉讀，「匿埋一邊」，「睇你匿邊處」，凡廣府人都懂得發音。不過，「匿藏」，則還通行 lik 音（略如「拗」）。

再說伏字，有尋伺的意思，廣府話的「伏伊人」（讀為僕依因），便保存了這古義。所以「伏」並不是伏在地上那麼簡單。

依此推例，「晝伏夜行」，亦應讀為「晝僕夜行」，此言白天匿藏起來也。

不提倡這個「僕」音，廣府話便大為失色。

由「等」字看音變

等。廣府音有二：一為「亭」（上聲）；一為多肯切，如「平等」、「均等」之等。

後一個音，已是常音，不必談。至於「亭」音，則是廣府話保存的古音，如今連港府都提倡用一千年前的中州音來讀廣府音，可是卻不見提倡此音，真不知道是不識音韻，抑或另有抉擇的標準。

廣府人說：「等吓喇」，「個等人」，即用「亭」入聲音。這個音，顏師古在《顏氏匡謬正俗》中說：「等字本音，都在反，又轉音為丁兒反。」他又說，吳越人讀「等」即為丁兒反之音，那麼，如今廣府人保存着的，便是唐代吳越方言音了。

《廣韻》等字有「都在反」的音，即「代」音；又有「多肯切」的音，即今常用音，卻沒有「丁兒切」的音。此或至宋代時此音中州已失，而如今則失去了「代」音。

這是語音變化的事實，誰也不能憑自己的地位來抹殺實際情況。

嗌與「打癩噎」

嗌，在廣府方言中是個常用字，這個字，有二千年歷史。

如果查韻書，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等，多音之為「益」，說是「咽」的意思。但在漢代楊雄的《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》中，卻將「嗌」音為「惡介反」，那就即是十足十如今的廣府音。「大聲嗌你」，「同人嗌交」，廣府人無人不這樣說。

由是可知用韻書要非常之小心，否則便可能強制廣府人「益交」，不准說「嗌交」了。

《方言》說「嗌」是「咽痛」之意，這可能是漢代秦晉人的口語，此詞傳入廣府，便轉義為「引起咽痛的動作」，是故才有「大聲嗌」之義。

《方言》列出「嗌」的另兩個同義詞：「癩」與「噎」，前者為當時的楚方言，後者與「嗌」同為當時的秦晉方言。有趣的是，如今廣府方言中有「打癩噎」說為「打斯益」一詞，噎字音為益，見《集韻》，這詞語保存了古音，比一切韻書都要古。那就是將秦晉楚三國的方言來一個綜合，此可能是漢初傳入廣州的語音，甚或是秦代傳入，是故傳入的便不純是中州音，而是各國方音的合併。

仔

如果查韻書，這個「仔」字，廣府人個個讀錯，不知有沒有傳媒會落一個命令，要報新聞的人改音？

所有韻書，包括《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音之為「子」；《廣韻》則音之為「咨」。而其解釋，則為「勝任」之意，根本無廣府方言中「兒子」、「細小」等意思。

但若據漢楊雄的《方言》，則有一條云——崽者，子也。湘沅之會，凡言是子者謂之「崽」，若東齊，言「子」矣。

晉郭璞註「子」云，「聲如宰」。即是說，那是當時山東方言，子讀如宰。這便正是今日廣府方言的音。試用國語讀「宰」音，或用山東濟南音來讀，都接近。

由是可見廣府音保存了二千年前的古音，而韻書的音，則相差近一千年，比廣府音要晚得多。同時亦可證明，「仔」字的音義，必為秦漢時的山東人（齊人）帶來無疑。所以「仔」字並非俗字。

「重」不是「仲」

廣府話的「重」字，有多種音義。然而最常用，卻又常給人寫成別字的，則莫如「重係」、「重食，唔飽咩！」、「重衰多幾錢重」等等常用語中的「重」字。

十分可憐，如今連報紙都將之寫成「仲」。

這個音義其實十分古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太歲在辛曰重光。」這「重光」不讀為「從光」，因為不是暗而復光，而是「更加光」，所以應讀如廣府音，讀為「仲光」。所以〈釋文〉說，「重」字讀「直龍切」（近 *jung* [-*dzuŋ*])。

《樂府》：「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相別離。」這一句詩非用廣府音來讀不可。「行行」讀如「行街」之行。——這個音見於《廣韻》，下浪切，即是 *hang* 音。解為「行跡」。

「行行」，是一路行，愈行愈遠，「重行行」，即還要再行，那才顯得出「與君相別離」的無可奈何。

將「重」寫為「仲」，出於香港娛記的手筆。不圖今日竟然通行到文化青年都依隨。

白皚皚與白翁翁

中原人士有三次大移民，移至嶺南。第一次是西晉末年以至東晉；第二次是唐末五代；第三次是南宋。所以幾個世紀的中原音以及俚語，都傳入廣府，成為廣府人的方言文化。倘如一律用宋代的韻書來訂定其音義，則許多廣府俚語都會因此死亡。

例如形容顏色的「白皚皚」，如果依韻書，一定讀為「白凱凱」，然而，這卻是廣府語的「白 *lai lai*」 [*lai*]（如用國語讀「來」字音）。這是古音，唐人尚讀之為「五來切」，至宋代則已轉為「凱」音矣。

又如「白翁翁」，不必說，一定給人讀為「白雍雍」，查什麼韻書都一樣，誰知這個音古到周代。《周禮·天官》中〈酒正〉有云：「成而翁翁然，白色」，〈釋文〉註，「翁」讀「鳴動反」(*mōng*) [*'muŋ*]。那就正是如今廣府語形容暗白之色，或寫成「白蒙蒙」、「白朦朦」。而本字則為「白翁翁」。

舉此兩例，即知研究方音之難。

「三更」與「少人行」

王亭之在此談點廣府話的字音，反應不俗，今日斬多四兩。

周邦彥的《少年遊》十分出名，因為牽涉到京師名妓李師師跟道君皇帝的一段情史。詞的下片云：「低聲問向誰行宿，城上已三更。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」這段詞，如果找報新聞的人來讀，一定出洋相。

「三更」，「少人行」兩句押韻，他們的「正音」，是讀做「三庚」、「少人恆」，這當然也押韻，只可惜絕對不是廣府話。

廣府話說：「落筆打三更」，「更」字讀為「耕」音；至於「行」音，更加普遍，例如廣府俗諺云：「行街睇戲，食飯幾味」；粵曲唱云：「行行行去邊，眼淚唔乾心重酸」，此音連小兒都不會錯。試用這兩個音來讀周邦彥的詞，「城上已三更」、「直是少人行」，立刻就覺得生動。

可是偏偏在傳媒心目中，這「行街」的行音已廢，一律讀之為「恆」，例如「百萬行」，他們非唸為「恆」音不可，所以他們是「恆街」，而不是「行街」。

說起來，「行」字其實正是他們的死穴。例如「排行」，廣府話讀為「排航」。行者，一行一列之謂，但是面皮厚的人堅持要「排恆」。那麼，一行一列，是否要讀作「一恆一列」？

「發行」與「排行」

發行。廣府音「發杭」，如今多誤讀為「發衡」。這就是愈聰明愈弄錯。

聰明人以為，「發行」是發出去流行，是故讀為「發衡」。殊不知這是宋代的詞語，傳入廣東，廣府話一向保持其原音，原義。

行讀為杭，本義為行列之行，吳國兵陣，百人為行，一百行為方陣，即一萬人。所以兄弟姊妹間的「排行」，即由此引伸而來，讀為「排杭」。——不過如今傳媒卻又讀為「排衡」了，不知何故。

還是說回「發行」此詞。《宋書》：「召京師諸行戶，令自實所有。」即是令各行人士買備貨物充足。行戶即是「七十二行」的「行」，廣府人保存着一個宋代的詞語：「行頭」。行自然應讀為「杭」。

宋代官府又有將官賣茶鹽「發與諸行戶」的說法，這就是「發行」了。所以發行在廣府話中一向讀為「發杭」，直至近年才有流行的錯音「發衡」。

關於「發行」，還可以引元曲為證——

《盆兒鬼》第二折：「誰着你這燒窰人不賣當行貨」。這「當行貨」便即是賣給行家的貨。

若將「行家」這詞語更向上查，便有宋人趙龍學的《雪後梅邊》一詩為證。詩云——「半身蒼蘚雪槎枒，直到頂頭纔數花，看盡玉林山上下，老龍畢竟當行家。」

「行家」此詞，來源甚古，焉能讀為「衡家」，來發賣貨給他們？

「埃」與「哀」

將地名譯音的人，一向喜歡將「I」譯音為「埃」，讀如「挨」，可謂譯音甚準。然而這個音一入廣府話傳媒人之口，立即出問題，因為他們堅持要將「埃」讀為「哀」。

「埃」音為「哀」，用國語來讀，完全一樣，但用廣府話來讀，則二者不同音。所以「埃及」就要給讀成「哀及」，十分悲哀。

其實「埃」音為「哀」，在廣府話，這「哀」可以變讀，亦可以不變讀。不變讀，那就仍讀為「埃」音，與國語音相同，不知何故，傳媒竟不能接受，一定要變讀為悲哀的哀。

例如「戾」字，廣府話變為「類」音，如暴戾、戾氣。可是當讀「戾橫折曲」時，戾字則不變讀，仍讀為中州音，略如「禮」字上聲。

又如「繞」字，廣府話變讀為「妖」（上聲或去聲均可），但另外有一個「轎」（去聲）音，如「繞冷」、「繞綫」、「繞個圈」，皆讀此音，那就是晉代以前的原裝中州音，此音恐怕亦在廣府音中保存。

所以，何必一定要讀「埃」為「哀」咁可哀！

廣府話的「一音兩變」

王亨之前此談及，「埃」字有兩音，一音「i」，一音「哀」，這是廣府話將中州音變讀經常可見的「一音兩變」。

還可以再舉一些例。

例如「挖」字，廣府話可讀為「蛙」，如「挖苦」即讀為「蛙苦」；亦可讀為「wuat」〔ˈwat〕，這是常見的讀音，不必舉例。

又如「操」字，廣府話有兩音，讀「粗」，例如「體操」即讀為「體粗」；一讀為「醋」，例如「操守」讀為「醋守」。

最為人所熟知的例，是「嶼」字，音為「余」，一音為「序」。大嶼山的「余」音亦非廣府人所獨有，潮州人亦讀之為「余」，有一家賣潮州茶果的老鋪，源自「貴嶼」，你問老闆娘，她就讀為「貴余」。

這類「一音兩變」，是由於中州音曾有六個時期傳入廣府。所以傳入來的讀音就有不同的變讀。最強有力的證據是「浮」字，唐代的前中州音讀「蒲」，因為那時沒有「f」音，如今許多f音的字，當時中州音都讀為p音，廣府話接受了當時傳入的音韻，照樣讀「蒲」。因此「浮頭」就讀為「蒲頭」；「浮飄」（一種水生植物），就讀為「蒲飄」。到了後來，傳入的中州音有了f音，所以廣府話就流行如今「浮」字的讀音了。

翳膩

同一個字，放在不同的詞語中，就有不同的讀音。這情形在國語中雖有，但卻遠不如廣府話之多，更不如其別有風味。

例如「膩」字，在「細膩」、「肥膩」等詞中，讀為「利」音。可是在「翳膩」一詞，卻忽讀為「麗」。

翳膩一詞甚古，據在廣州花地種花的蘇臥農師伯說，「翳膩」專指素馨花的香氣。這在南漢時代已經開始。南漢劉侂在如今流花河兩岸建宮室讓宮女居住，每到素馨花開的時節，宮女串素馨花環，或掛在帳鉤，或盤著髮髻，翌日就另用鮮花，於是將殘花棄在河中，是故河水翳膩，流花河亦由是得名。此事見於《廣東新語》，臥農師伯之言可信。

廣州當年有小販攜籃賣素馨、茉莉，叫賣道：「翳膩香呀！」婦女輩聽聞叫賣聲，就爭相購買。是故《廣州竹枝詞》便有句云：「翳膩花香簪茉莉」，這就將「翳膩」一詞不但用於素馨，又移用之於品級較次的茉莉花了。由是招子庸的《粵謳》便唱道：「花本一樣，對住情人翳膩香。」

此詞後來又用之於形容味道，特別是檳榔等，用「翳膩」來形容它那種濃厚的香味。至於說：「佢好翳膩架」，那就斯文一點，不說「冤氣」而說「翳膩」。

考考個「歷」字

廣府音的轉讀，至今為止，未有一位音韻學家敢說全部弄清。即如大師王力，半生用功於研究廣府話音韻，亦說自己只是研究的起步。可是何大博士教授卻敢拿着一本《廣韻》來規範廣州音，此正因其所知愈少，是故膽子愈大，他唯一的成就，是鼓勵到傳媒附和。

可以舉一個何大博士教授一定不以為然的例。「歷」字，怎樣讀？附和他的傳媒亦可以試試來讀。

如果只有一個「力」音，那就是對廣府話的無知。王力當年曾特別提出這個字來教學生，因為此字另有「立」音。是廣府話音韻的特別重要例子。

「歷亂」一詞，見於漢樂府詩，如「黃絲歷亂不可治」，廣府人對「歷亂」一詞，一點就明，因為即是口語中的「立亂」、「立立亂」，只不過說的人不知本字為「歷亂」耳。

「歷」字何以會有立音？王力的解釋是，「歷」「立」在中州音為同音，可是廣府話卻有不同的變讀，一變為「力」，一則變如「納」。可是，「歷亂」一詞卻由秦漢時期傳入，廣府話對此音接受已久，所以就不讀為「力亂」，而跟著先輩相傳，仍讀為「立亂」。

由此可見對於語言，須尊重前輩的傳統。往日廣府人沒如今的廣府人那麼大膽。

姐、坦、筴

「姐己」的「姐」，廣府人唸「坦」音，亦即「姐」、「坦」二字，音無分別。可是國語則不然，「姐」唸為「打」，與「筴」字同音。只不過「筴」字廣府卻又有轉讀，讀為「撻」音，如「大筴地」。

由此一例，即可見方言的特色，轉讀完全按約定俗成，要想找出轉讀的規律，實在並不容易。趙元任先生三度調查廣府話，亦始終未完全釐訂出轉讀的規律。王力先生接著研究，總結出一些法則，但亦自認遠未完成廣府話音變的全部規律。

這些音韻學家研究工作之難，難在先承認廣府話的讀音，然後再作研究。如今何大博士教授則不然，他先自立規律，「容忍」甚麼、「不能容忍」甚麼，然後按自訂的規律去規範廣府話，凡不合規範者一律認為是錯讀。所以，廣府話的音韻立刻變成要依一千年前的洛陽音，完全不容許有方言的特色。

如果研究廣府音韻的前輩尚在，何大博士教授應該即無立足之地，但是如今不然，有一家學府做他的招牌，由是即可蠱惑士林與傳媒。

不過，只須提出前述的「姐」、「坦」、「筴」三字，相信他便很難說得出此三字的變讀法則。除非認為「姐己」不能讀為「坦己」；「大筴地」要讀為「大打地」。

「阿泰月餅」

今年圖麟都推出一款新字號月餅，名為「阿太月餅」，名字相當吸引，有家廚製作的涵義，亦有高格調的意味。王亭之食過，亦相當滿意。可是，王亭之卻不敢估計此款月餅會暢銷，希望王亭之估錯。

何以王亭之看淡行情呢？事端即出在廣告身上，報廣告的人，一再稱之為「阿泰月餅」，十分攞命。

不錯，「太」字音「泰」。「太空」、「太上皇」、「太過份」都如此讀，絕對不錯。可是一落到「阿太」此詞，如果讀為「阿泰」，那就不知所謂了，因為凡廣府人都知道「阿太」的「太」音必須變讀為陰上聲。張太、李太、何太，不是「張泰」、「李泰」、「何泰」。如果強辯，說「阿太」不是指太太，所以可讀為「阿泰」，那麼，月餅盒上畫一個肥師奶做甚麼。

這大概是廣告公司受何大博士教授的邪音影響了。他們被嚇到不敢變讀，所以不管廣府人的語音規律（太太一詞是「雙語變讀」），照足邪音唸「阿泰」。

王亭之就親耳聽見人說：「此月餅是陳卓愉出品者耶？唯有他做過亞太事務部長。」

你睇，死未，邪音賣廣告，辜負了這月餅。

「十八甫」不是「十八苦」

關於「正音」，王亭之本來已不想談，那些受人誤導，一味「九紛」、「九正」的人，斷斷無法放下面子，跟王亭之一齊讀父祖輩的音。可是卻有人來素食館問王亭之：那些蛋頭搞「正音」亦必有根據，似乎不能一概否定，並請王亭之再舉一些例來說明。

好吧，說就說，「杜甫」的「甫」，廣府音「普」，可是蛋頭卻必然讀「苦」。他們可以引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等韻書為據。

但他們卻不知中原音傳入廣府，產生了音變，「苦」變為「普」，一如「婦」音變為「抱」音（「新婦」音變為「心抱」）。語言自有生命力，難不成我們又要依蛋頭之見，將「心抱」來「正音」一番，說千百年來的廣府人通通讀錯？

所以一明白音變這回事，就不會學蛋頭之所為，拿着一本死韻書來「正」生動的語音。

其實事情非常之明顯，廣州的「十八甫」，幾時有人讀成「十八苦」。